

13

战犹酣 儋州打出威风
立大功 西联变身警官



徐晓帆 著
绘图 玉明

南无拳传奇

俗话说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”刘成庄见众人围上来，岂能束手就擒，他大喝一声：“老子今天拼了！”便在重围中左冲右突，瞅准机会，撂倒一个，跳开，又放倒一个，打得性起，又夺过棍棒，呼啦啦扫过去，打得人群鬼哭狼嚎。手中棍棒打断，他又夺过一根。偶尔，他的身上也挨了刀棍，但他仗着铜头铁臂，无伤大碍。他的身上已是血迹斑斑，反而更激起他的斗志。这时，人群中不少村民看刘成庄神勇无比，倒下的尽是亲朋乡邻，都冲着头喊：“头儿，救人吧，再不救人，人都要死啦！”头头大怒：“先打死这小子，再说救人。我就不信了，这上千人还打不过这小子，打！”刘成庄一激灵，擒贼先擒王，他顺声音寻到那头头，揪住便举拳喝问：“还打不打啦？不打，快说声撤；要打，大不了咱俩同归于尽！”那头头眼瞅着刘成庄拳脚厉害，早被吓得面如土色。人群见头头被缠住，顾不上别的，都拥上来寻找受伤的亲友，现场乱成一团，谁还敢再动手？

见大势已去，那头头挣脱刘成庄，抱拳道：“好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他又冲着分局院大喊：“公安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包庇坏人，有目共睹。咱们走着瞧！”他自找台阶下了，便追赶人群而去。这时，儋州市公安局的干警全副武装，分乘吉普车、摩托车赶到。率队的市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王文勇见现场仅余刘成庄一人，就喝令带走。刘成庄到局里亮出证件，王局长自嘲道：“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只逮住一人，还是自己人！”再说刘成庄凭一己之力平息

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，一直提心吊胆的刘局长终于大喘了一口气，他忙到市局向王局长汇报。当晚，两位局长亲自设宴为刘成庄压惊。刘局长先自罚一杯：“我想搞一下治安，没想到搞出个乱子。后怕呀，小刘，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咋向部队交代？”刘局长三句话不离本行，又聊起了当地治安。

原来，此地海南山区，聚居着苗族、壮族、彝族、傣族等少数民族，许多村落就是氏族村。这些村里的村民只认一个理：听村头的。他们经常村村械斗，死上个把人是小菜一碟。他们往往被坏人鼓动聚众闹事，不计后果。说话间，有人来报，参与当日事件的多为附近洛基镇力植村、唐坡村村民，被打倒打伤共64人，其中多人住院。刘局长闻言大笑：“好！罪有应得！”他向刘成庄敬酒：“刘同志以一当千，解放军藏龙卧虎啊！”王局长却对刘成庄的身世、家庭和将来打算更感兴趣。原来，他刚才突发奇想，欲调刘成庄来当警察。他问刘成庄想不想干，刘成庄答：“想！”刘成庄自打小时候看了电影《秘密图纸》后就对警察这一职业很是神往。王局长大喜：“一言为定，这事我来办。”这事也奇，也不知是地方公安真的太缺像刘成庄这样的人，还是局长大人手眼通天，总之，三天后，刘成庄便脱下军装换上警服，当上了西联农场治安队队长。

顺便提一句，刘成庄奉命协助公安追捕的逃犯李原增也有了下落。他就藏在儋州力植村。村民们进城闹事时他想趁乱溜走，不料一动便被线人发现，公安人员闻讯赶来，当场将其击毙。

13

玉墨的往事

从透气孔看不清地下仓库的全貌，谁挪进“西洋镜”的画面就能看到谁。现在过来的是赵玉墨，她低声与戴少校交谈着，我姨妈孟书娟有些失望，戴少校会和玉墨这种女人眉目传情，令她十分苦闷。

红菱的叫嚷声打断了玉墨和戴涛的窃窃私语。

“我们都是土包子，只有玉墨去过上海百乐门，她跳得好！”

红菱是在回答上士李全有的请求。李全有请红菱跳个舞给他看。

所有的女人都附和着：“玉墨一跳，泥菩萨都会给跳活了！”

戴少校说：“玉墨小姐，死里逃生的弟兄求你一舞，你不该不给面子吧？”

“人老珠黄，扭不起来了！”玉墨说着已经站起身。

玉墨丰满却不大的屁股在旗袍里滚动，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戴少校。少校的眼睛开始还跟她有所交流，但很快就吃不消了，露出年轻男子甘拜下风的羞怯。

现在玉墨退得远了些，书娟可以看见她的全身了，她低垂眼皮，脸是醉红的。

玉墨在想一个男人，最后一次让她对男人抱有幻想又让她幻灭的男人。那个男人姓张，叫国谟，不过一般人都叫他的字：世桃。

张世桃家几辈人经商，到了世桃这辈，张家祖父决定让长孙世桃成为读书人。在海外读过书的世桃回到南京，在教育部做了个司长。这是张家贴钱也要为他做的门面。世桃假如那天不参加同学会的“男子汉之夜”，就不会碰到赵玉墨，若不碰上玉墨，他就不会堕落。

中央路上的“赛纳舞厅”不大，表演“卡巴拉”的都是一流歌手和舞娘，常有些富家公子小姐背着家人到那里玩。那是赵玉墨守株待兔的地方。

那天的玉墨优雅至极，戴一串白珍珠项链，捧一本《现代》杂志。她打扮成大户人家的待嫁小姐，还流露出一点超龄待嫁小姐的郁郁寡欢。世桃一帮人一进来就注意到了坐在舞厅侧边扶手椅上的这位小姐。张世桃看着两个朋友上去，邀请她跳舞，都在她婉拒的微笑中碰了钉子。大家选世桃去试试运气。

世桃问她肯不肯赏光去喝杯咖啡，她看他一眼，怯生生的，但还是站起来了。她亭亭玉立地站着，等他为她披外衣，就像懂些洋规矩的小姐一般。

“小姐贵姓？”

“我叫赵玉墨。先生呢？”



严歌苓 著

张世桃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同时想，好一个落落大方的女人。喝咖啡时，他问她在读什么，她就说她刚从杂志上读到的东西贩卖给他。《现代》杂志上都是一些现代话题，政治、经济、国人生活方式和电影明星的动向和绯闻。

虽然她端庄雅致，但他觉得她不仅仅如此；她不时飞来的一两瞥目光太耀眼了，他被刺激得浑身出汗，喉咙发紧。

赵玉墨是一个心气极高的女子，至少有一万个心眼儿。对付三教九流，她有三教九流的语言、作派。她从小就知道自己投错了胎，应该是大户人家的掌上明珠。难道她比那些掌上明珠少什么吗？她四书五经也读过，琴棋书画都通晓，父母的血脉也不低贱，都是读书知礼之辈，不过都是败家子罢了。她是10岁时被父亲抵押给做赌头的堂叔的。堂叔死后，堂婶把她卖到花船上。14岁的玉墨领尽了秦淮河的风头，行酒令全是古诗中的句子，并且她全道得出出处。在24岁那年，她碰上了张世桃，心计就上来了：先不说实话，迷得他认不得家再说。24岁的名妓必须打点后路，陪花酒陪不了几杯了。听她讲身世时，两人已经在一间饭店的房间里。世桃刚知道做男人有多妙，正在想，过去的30年全白过了。

她讲的身世掺了一半假话，说自己19岁还是处女身，只陪酒陪舞，直到碰上一个负心汉。负心汉原本是要娶她的，她才委身，几年后负心汉不辞而别，她摘下订婚钻戒，心碎得大病一场，差点归阴。

她泪美人样地倚在世桃的怀里，参透人世凄凉的眼神谁都抗拒不了。世桃不仅没被玉墨的倾诉吓到，还与她海誓山盟，他张世桃决不做赵玉墨命中的第二个负心汉。

一群特殊女人的蜕变

副刊

电话：65233688

洛阳网 www.lyd.com.cn

买车看车，上洛阳网汽车频道，信息真实，最具参考价值